

■樹下晨讀的女友游擊隊長



■藝術家武藝

在香港見到武藝，他很熱情地告訴記者，自己來香港參展的作品，只是一種回憶，或者說，是一封封給記憶的信。要在他的作品中，尋找特定的主題不太容易。但是，武藝認為，只要將自己想像成童年的個體，置入他的水墨畫或是石塑作品中，就能夠明白「回憶」在他的藝術創作中所佔的地位。 ■文、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

藝術家武藝：給記憶的一封信



■《新馬坡組畫1》



■《雪山》

武藝的作品，是香港藝術館的展覽「原道：中國藝術新概」展覽的一部分。在他看來，自己的「原道」，就是兒時的記憶與生活。他覺得，一個人、一個家庭、一個城市，都有童年的記憶，如同香港文化中心，在過去，也曾經是一個火車站。

記憶中的火車

武藝告訴記者，火車在他的藝術創作中，具有特別的意義。在他兒時的回憶中，諸如鐵道游擊隊這樣的電影作品，讓他對火車有着情有獨鍾的思維回饋。在他今次帶來香港的參展作品中，以最為立體的形式，呈現出了火車的動態感，火車究竟是甚麼？或者說，參展作品中的那列火車，又是甚麼？武藝認為，他經常遐想，自己也在這列火車上。不僅僅是一個坐在車廂裡的乘客，有時，他也希望自己能夠成為臥在車廂頂部的游擊隊長。

火車變成石塑的描繪，是一封給記憶的信，即使到了國外，因為兒時欣賞過大量的有關火車及鐵路題材的電影作品，武藝對火車，始終有着一種難以割捨的感情。他告訴記者，即便在歐洲，每到一個國家，每到一個城市，他都會饒有興趣地到當地火車站去參觀，試圖能夠找到一些人類機器工業起步之初的印象，他說，雖然自動化的高鐵時代已經來臨，但他始終覺得老的蒸汽式火車是一種能夠帶來藝術美感的組合。因此，武藝在歐洲及其他國家買了不少老式火車的模型。

顯然，火車與鐵路在武藝的心中有着一種極為崇高的地位，對於武藝這一代人來說，火車是社會進步的象徵，是國家強大的代表，在飛機並不普及的年代，火車成為了最為重要的交通工具。很多人以鐵路為生，以鐵路為家，每當列車急馳而過，轟隆的火車聲都代表着駛向遠方，走向未來的一種期盼……火車會穿越隧道，但再幽暗的隧道也會有光明的盡頭。武藝告訴我們，在那個年代，每一個中國人都有火車的夢，有的人希望借助火車走進大城市，走進首都，有的人則希望盜取火車上的援助物資。因此，火車實際上已經成為那一代中國人的集體回憶。

戰爭：兒時與現實

除了這樣的作品外，武藝另一組較為有特色的作品，則是以水墨畫形式所展現的游擊戰。這些作品有特定的歷史內涵嗎？武藝則告訴記者，這些作品不過是一種回憶而已。他說，小的時候，男孩子的天性讓他很喜歡和父親玩打仗，在那一代中國人的印象中，

打仗是一個神聖和光榮的使命，而對戰爭的印象，相當多的人則是來自於影視作品，時代的格局中，戰爭是一種歷史符號也是一種現實記憶。更為重要的是，在整體的文化格局下，戰爭作為一種題材和思維，也走進了家庭，要和自己的親人玩打仗遊戲，就是突出代表。

比較有意思的是，武藝所創作的戰爭題材作品，多數都是以民兵為形象的。這種特定的歷史概念，要成為藝術中的意象，確實需要文化的傳播和影視的推廣。武藝始終強調，他特別希望自己成為畫中的那些游擊隊長，這並不代表自己有多麼喜歡戰爭，而是想盡力找到一種童年的回憶。

戰爭是一種回憶，哪怕它在一代人的身上從來不曾發生過；戰爭也是一種現實，無論是人的思維還是藝術創作，藝術家們都會用自己最為巧妙的方式，來為戰爭這個特殊的名詞下一個最為豐富和深刻的註解。

在武藝這一代人中，戰爭之所以成為一種藝術的素材，其實本質仍舊脫胎於當時的歷史格局與歷史教育。每到深夜，我們其實更多的是希望自己能夠安心在家中好好休息，而非提着燈，要通宵夜戰。因此，我們看武藝的戰爭題材水墨畫，也不由得會想起自己的童年，也不由得會想起現實的生活。人最需要的，永遠是安居和樂業，這就是藝術作品最高境界。

紅色：是國人的共同經驗

看到了武藝的這些作品，記者不由得向他發問，其創作是否屬於時下人們所熱議的紅色經典文化或其再現。武藝非常堅定地告訴記者，如果用紅色經典文化來看待他的作品，其實並不全面，因為他的作品，更多是在表達一種童年的回憶與童年的生活，這是許多中國人都曾經歷過的時代，並沒有太多宏大的歷史主題和現實政治內涵。因此，觀賞者完全可以用更加人文的眼光，來看待其作品。

武藝與記者不由得討論起有關紅色經典文化的問題。他覺得，紅色經典文化所代表的時代，雖然已經過去，但是，中國人所受其深刻的影響仍然存在，而且，紅色文化本身，已然已成為一種時代的特徵和符號。即便在今日，審美標準已趨向多元化，不少人也就不再高度推崇紅色經典文化。但是，完全可以用較為中立和持平的視角，去看待那個時代，以及其中的審美符號。紅色文化，已然已成為許多中國人共同經驗的一部分，要徹底告別那個時代是不可能的。這就如同一個人要與春夏秋冬徹底絕交，這在藝術上是完全不通的。

於是乎，武藝告訴我們，自己的作品，雖然並非主旋律的紅色文化，但是卻能夠喚起大家對那個時代的記憶。歷史是需要審視的，也是需要討論的，藝術本身有時也會成為討論的對象。但更多的時候，藝術是一種衡量生活與評價時代的標準。故而，武藝始終覺得，自己的創作，人文的關懷是不變的精神。宏大的主題，細微的歷史，雖然側重點不同，但其實是希望人們能夠永遠珍愛自己的生活，如同童年，有美好的回憶一樣。



■《地道戰》



■《夜》



■《冬季阻擊戰》

創作對談

採訪：Jasmine

從自然中獲得聯想

「躍動」繪畫作品展，今期將為大家帶來最後一期與藝術家的訪問對談。在這次展覽中，四位藝術家的各自作品，都與自然環境有不可分割的關係。他們的作品看起來很抽象，但對於意境上的把握又各有不同的細密解讀。最後一位登場的陳敏華，畫作靈感來自於自然風光。她巧妙地運用顏色、密度與繪點之間的距離，呈現出自然景象的豐富多變；此外，她透過多塗層的作畫手法，暗示情感往往與所謂「確切」與「表面」的感受迥然不同，令人細味反思。

可否介紹一下自己在「躍動」中的作品？

陳：因為自己整天會去不同地方，所以這次的作品是關於自然環境給我的一些感受。取材是英國郊外的湖區。這一系列中用了很多不同層次去表現湖區的景色，一層層地鋪顏色上去，愈來愈多的層次，反而愈來愈遠離於那個真實環境的本來樣貌——因為我想通過畫作表現的是自己的感受。而如果單獨看到相片，並不會有這種融入了「個人」的感受。作品最終呈現得很抽象，是因為我希望觀眾有所質疑「這是甚麼」，而不是直接給他們展現一個特定景物。又因為在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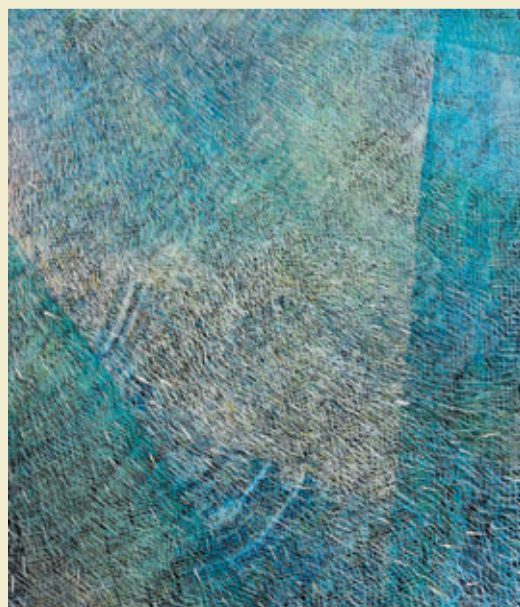
自然中，森林裡的樹是那種包圍住你的感覺，海也是那種不停地包圍住你的感受……所以我的作品也是這樣去表現的。

自然風光給了你怎樣的創作靈感？

陳：香港到處都是摩天大樓。而在英國，城市和農村地區之間的平衡，綠色和藍色的色調可以很容易地在身邊發現。希望可以通過我的作品，向觀眾帶來一個遠離現實的旅程，從而提醒我們真正身在大自然的感覺。如今我們和自然越走越遠，人同自然之間無形中有了很多距離，我希望觀眾能感受到的，不只是一處自然風景，而是能從我的畫中獲得聯想。作品本身是沒有任何限制的。

未來會有怎樣的創作方向？

陳：未來我會繼續實踐，尋求新的創作方式。身在倫敦，新的景觀和環



■Seaform Mirage I，塑膠彩布本，150×130cm，2012

境的變化，將給我更多機會去探索及發現更細微之處，把躍動的光線注入畫布中，也想畫出更多的「空間」與光影間的關係。

「躍動」

Dee Dee Choy、陳敏華、陳環佩、曾翠薇繪畫作品展

時間：即日起至7月20日 周三至六 中午1時至晚上7時（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）

地點：YY9 Gallery（柴灣永泰路60號柴灣工業城一期2樓206室）

網址：www.2bsquare.com